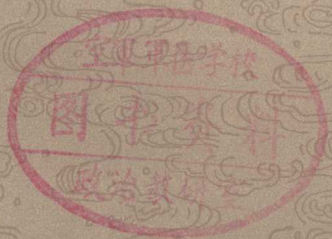


K204.3  
3:9

續資治通鑑



第七册

宋高宗紹興三年癸丑起  
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止

續資治通鑑

卷一百十二  
至一百三十

中華書局



#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二

賜進士及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  
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 畢 沅 編集

宋紀一百十二 起昭陽赤奮若(癸丑)正月，盡九月，凡九月。

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

紹興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。(癸丑，一一三三)

1 春，正月，丁巳朔，帝在臨安。

2 是日，權河南鎮撫使翟琮及權知虢州董振，以山寨餘衆入潼關。後二日，琮入西京，僞齊留守孟邦雄方醉臥，遂俘其族以歸。

3 庚申，襄陽鎮撫使李橫破穎順軍，降僞齊知軍事、拱衛大夫、明州觀察使蘭和。後二日，敗僞齊兵于長葛縣。

4 甲子，命尙書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大軍錢糧，用都督江、淮、荆、浙諸軍事孟庾請也。時諸軍屯建康者，歲用錢糧五十餘萬，皆戶部財計，故命舜明領之。庾又言降授右

武大夫、和州防禦使馬擴通曉軍務，請以爲參議官，從之。

李橫復潁昌府。

先一日，橫引兵至城下，僞齊京西北路安撫使趙弼固守，橫率將士急攻之，至日城陷，巷戰不勝，遂遁去。劉豫聞橫兵至，急遣先鋒將董先使拒敵。先出京城，殺擄數百人，奪騎數百，走翟琮軍，琮以先爲鎮撫使（司）都統制。

乙丑，詔曰：「廷尉，天下之平也。曹劌謂小大之獄，雖不能察，必以情，爲忠之屬，可以一戰，不其然乎！可布告中外，應爲吾士師者，各務仁平，濟以哀矜。天高地卑，福善禍淫，莫遂爾情，罰及爾身。置此座右，永以爲訓。臺屬憲臣，常加檢察，月具所平反刑獄以聞。三省歲終鈎攷，當議殿最。」

金人破金州。

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，召本司都統制、節制興、文、龍州吳玠，金均、房州鎮撫使兼本司同都統制王彥，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劉子羽，會于興元，約金人若以大兵取蜀，卽三帥相爲應援。子羽聞敵至，諭彥，俾以強弩據險邀之；彥習用短兵，屢平小盜，不以子羽言介意。金州之西有姜子關，乃承平時商旅由子午谷入金、洋之路。金聲言取姜子關路入漢陰縣，故彥頗分兵守之，既而完顏杲 本名薩里罕，舊作撒离喝。自上津疾馳，不一日至洵陽境上，

召漢陰統制官郭進，以三千人乘流夜發，遇于沙隄。金人捨騎來攻，戰十合，金人見進軍少，晡時，步卒並進，塵埃蔽日，進力戰，敗死。彥曰：「敵所以疾馳者，欲因吾糧食以入蜀耳。」卽盡焚儲積，退保石泉縣。金人入金州，彥退趨西鄉。會浚遣幹辦官甄瑤持手書督彥清野來會，遂踰西鄉。

初，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在江州，軍中糧乏，江西安撫大使李回，分其軍之半萬二千屯江州、筠州、臨江、興國軍，而命飛以餘軍卽吉州屯駐，言于朝。丁卯，詔飛卽以兵赴行在。

己巳，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席益試工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，中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試吏部侍郎。

庚午，詔大宗正司自廣州還行在，以嗣濮王仲湜兼判大宗正事，奉濮安懿王神主及諸宗室俱行。

11 癸酉，初復大火之祭，配以闕伯，歲以辰戌月祀，用酒脯。

12 戊寅，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請以所選水軍五百人創置第六將，許之。時中軍纔五千人也。

13 庚辰，用禮官議，歲以春秋二仲，遣宗室環衛官于法惠寺行望祭諸陵之禮。時庶事草創，位牌但以白木黃紙爲之，紹興末乃改作。

14 壬午，詔：「禁衛、神武、三衙諸軍，御前忠銳、宰執親兵，並支雪寒錢。」

15 二月，丁亥朔，陞桂州爲靜江府，以帝嘗領節度故也。

16 辛卯，置廣西提舉買馬司於賓州，俸賜視監雜司。凡買馬事，經略司毋得預。仍命撥本路上供、封樁、內藏錢各二十七萬緡，欽州鹽二百萬斤，爲買馬費，以左朝請大夫新知建昌軍李預提舉。

17 陝西都統制吳玠，與金兵遇于眞符縣之饒風關。

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，聞金州破，卽遣統制官田晟守饒風關，拒金人來路，且馳檄召玠。時宣撫司未有行下，玠曰：「事迫矣，諸將不能辦，我當自行。」直祕閣、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請曰：「敵舉國而來，其鋒不可當，宣撫旣命分守，各有守地，何苦遠赴！萬一不勝，悔之無及。」玠不聽，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。中道少止，子羽移書曰：「敵旦夕至饒風嶺下，不守此，是無蜀也。公不前，子羽當往。」玠卽復馳，與金人遇。玠軍纔數千人，益以洋州義士萬三千人。玠先以黃柑遺完顏杲曰：「大軍遠來，聊奉止渴。今日決戰，各忠所事。」完顏杲大驚，以杖擊（地）曰：「吳玠，爾來何速耶！」時金房鎮撫使王彥自西鄉以八字軍來會。

諸軍見援至，稍弛，玠怒，欲斬壕寨將，將走降金人，告以虛實，且言：「統制官郭仲荀地分雖險，兵寡弱易敗。」乃縱所掠婦人還山寨，而自蟬溪嶺遶出關背，夜以輕兵襲取之，仲

荀果退走。金人既得山寨，遂乘高下闕饒風，而以精兵夾攻南師之背，南師盡卻，玠斬之不能止，凡六日，闕破。吳玠收餘兵趨西縣，王彥收餘兵奔達州，四川大震。

<sup>18</sup> 癸巳，都司檢詳官奏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之，悉以陳規條畫爲主。其江北無牛之地，仍用古法，以二人拽一鋤。凡授田，五人爲甲，別給菜田五畝爲廬舍、稻場，初年免田租之半。兵屯以使臣主之，以歲課多寡爲殿最。

<sup>19</sup> 戊戌，詔：「要郡、次要郡守臣帶兵馬鈐轄、路都監者並罷。」

<sup>20</sup> 己亥，金元帥府上言：「承詔賑軍士，臣恐有司錢幣將不繼，請自元帥以下有祿者出錢助給之。」金主曰：「官有府庫而取於臣下，此何理耶！其悉從官給。」

<sup>21</sup> 金監軍完顏杲入興元府，經制〔略〕司劉子羽焚其城而遁。

初，饒風闕破，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。玠憚子羽，遂西；子羽亦退屯三泉縣，從兵不及三百，與士卒同糲糲，至取草木芽蘗食之，遺玠書曰：「子羽誓死於此，與公訣矣。」時玠在興州之仙人關爲守備，得書而泣。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：「節使不可負劉待制，不然，政輩亦舍節使去。」玠乃從麾下由間道與子羽會于三泉。金游騎甚迫，玠夜視子羽，方酣寢，傍無警呵者，曰：「此何時，而簡易乃爾！」子羽慨然曰：「吾死命矣，夫何言！」玠泣下，復往守仙人關。子羽約玠共屯三泉，玠曰：「關外，蜀之門戶，不可輕棄。金人所以不敢輕

入者，恐玠議其後耳。若相與居下，敵必隨入險，則吾勢日蹙，大事去矣。今經略既下，玠當由興州、河池遶出敵後褒斜山谷，如行鼠穴；敵見玠遶出其後，謂將用奇設伏，邀其歸路，勢必狼顧。吾然後據險邀擊，可使遁走，此所謂善敗者不亡也。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，其上寬平有水，乃築壁壘，凡十六日而成，其衆稍集。既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，於是軍勢復振。

<sup>22</sup>乙巳，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偽齊兵於伊陽。

初，孟邦雄既爲鎮撫使翟琮所執，而邦雄之黨梁進者復爲劉豫守，襲琮所寓治鳳牛山寨，琮設伏擊之，盡殲。

<sup>23</sup>庚戌，襄陽鎮撫使李橫爲神武左副軍統制、京西招撫使。

初，橫既進兵，僞齊右武大夫、和州防禦使、添差陳（鄭）州兵馬鈐轄牛臬，武德大夫、知汝州彭玘，各以所部兵與橫會。橫以便宜命臬爲蔡、唐州鎮撫使，玘知汝州，（言於朝，故有是命。）仍賜橫武翼郎以下告身三百，遂以臬爲左武大夫、安州觀察使。橫又言：「臣已起兵撫定，剋復神京，請命重兵宿將進屯淮西，按兵無動，以揚聲援。」詔同都督江、淮、荆、湖諸軍事孟庾，淮東宣撫使劉光世，江東宣撫使韓世忠措置。

<sup>24</sup>王庶責江州，未行，張浚復起庶爲參謀官，使詣巴州措置梁、洋一帶。庶至，急散榜梁、



洋境上，招其軍民，不數日，遠近來會。巴之北境卽米倉山，下視興元出兵之孔道。始，金人破金、商，無所得，已失望；完顏杲至金牛鎮，不見兵，疑有伏，自以深入，恐無歸路。及聞庶在巴州，吳玠陽爲軍書會諸將，欲斷歸路，敵邏得之，且野亡所掠，食少，乃引兵還興元。

<sup>25</sup> 三月，丙辰朔，禮部尙書洪擬兼權吏部尙書。

<sup>26</sup> (庚申)，初命神武後軍統制兼都督府都統制巨師古以所部萬人屯揚州。

<sup>27</sup> 甲子，資政殿學士、江西安撫大使、知洪州李回落職，提舉江州太平觀。

回老而慢，其下多縱弛，帥(司)屯兵數萬，皆招收潰賊；既無所憚，又軍食不足，恣其所爲，郡民夜不解衣，惟恐生變。宣諭官劉大中至江西，奏回專權廢法，且縱其子右宣教郎澡預政受金，及多辟親黨攝官，凡二十餘事。於是江西轉運副使吳革、韓琮並罷，而澡勒停。

<sup>28</sup> 京西招撫使李橫傳檄諸軍，收復東京。詔橫自武功大夫、袁州防禦使特遷右武大夫、忠州觀察使。

<sup>29</sup> 己巳，徽猷閣待制、知平江府李擢試尙書工部侍郎，赴行在。

<sup>30</sup> 穎昌捷奏至。詔李橫再進翊衛大夫，加賜空名告身一百，京西山寨並聽橫節制。

劉豫聞橫入穎昌，遣使詣都元帥宗翰求援。橫等軍本羣盜，雖勇而無紀律，見齊師所遣子女金帛，乃縱掠數日，置酒高會，金人聞而易之。豫遣其將李成以二萬人迎敵，金遣左

都監宗弼援之，敗之於京城西北牟駝岡。橫等軍無甲，皆敗走，敵亦不敢深逐也。穎昌復破，參議官穀城譚世則爲敵所執，令其招橫；橫不答，世則遇害。

<sup>31</sup>壬午，進韓世忠開府儀同三司、充淮南東路宣撫使，泗州置司。

朝廷以李橫進節(校者按：節字衍)帥(帥)，議遣大將，以劉光世兵不練而世忠忠勇，故遣之。仍賜世忠廣馬七綱，軍士甲千副，激賞銀帛三萬匹兩，又出錢百萬緡，米二十八萬斛，爲半歲之用。

<sup>32</sup>(甲申)，初，江西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諒、燕筠，以所部叛于筠州，引兵侵瀏陽諸縣，李綱(綱)爲湖南安撫使，遣兵擊降之。詔：「宗諒、筠戮于市，其衆分隸諸軍。」

<sup>33</sup>夏，四月，丁亥，武翼郎、閣門宣贊舍人知虢州董震爲武節大夫、貴州刺史、權商、虢、陝州鎮撫使。震言：「敵兵侵蜀，臣見調本軍三千人自豐陽而西，絕敵糧道。萬一四川將帥不能堅守，墮其謀計，思之寒心。今山東富庶如昔，金人重兵亦不在彼，望朝廷乘此機會，與師深入，可以破僞齊之巢穴，兼牽制金人取四川之兵矣。」

<sup>34</sup>尙書左僕射朱勝非以母憂去職。

<sup>35</sup>己丑，韓世忠言：「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、北岸荒田，以爲屯田之計。沿江荒田雖多，大半有主，難以如陝西例，乞募民承佃。」都督府請如世忠議。乃蠲二年租，田主有訟則歸

之，滿五年不言，給個人爲永業。於是詔湖北、浙西、江西皆如之，尋又免科配徭役。

<sup>36</sup> 駕部員外郎韓膺胄論：「刑罰輕重，國祚短長繫之。望追法仁祖舊章，凡獄官失入死者，終身罰之，雖經赦宥，永不收斂。」帝曰：「此仁祖之事也，其仁民詳刑如此乎！」乃命有司申嚴行下。

<sup>37</sup> 辛卯，起復劉光世爲檢校太傅、江東宣撫使，屯鎮江。

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戍，世忠至鎮江城下，而姦細入城，焚其府庫；光世擒而鞠之，皆云世忠所遣，於是訴於帝。江東統制官王德請于光世曰：「韓公之來，獨與德有隙耳，當身往見之。」其下皆謂不可，或請以騎行，德不聽。世忠大驚，謂德曰：「公誠烈丈夫。曩者小嫌，各勿介意。」因置酒結歡而別。

<sup>38</sup> 金人去興元。

自金人入梁、洋、蜀中復大震，劍南諸州皆爲徙治之計。宣撫處置使張浚，亦下令移潼川軍，聞者皆憤，或取其榜毀之。利州路經略使劉子羽遣浚書，爲言已在此，敵必不南，浚乃止。

完顏杲留屯中梁山踰月，始自斜谷去興元。子羽與吳玠謀以兵邀之於武關，不及。斜谷路狹，惟可單行，故凡所掠獲，悉棄之於路。浚遣統制官王浚復洋州、興元府。

杲既還鳳翔，乃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子羽、玠，子羽盡斬之，惟留一人使還，曰：「爲我語之，欲來卽來，吾有死耳，何可招也！」玠亦遣杲書，以大義責之，杲乃止。

39 壬辰，移都督府於鎮江，照應江、淮兩軍機務，於是建康府樞貨務都茶場亦移鎮江。

40 癸巳，慶遠軍承宣使、神武前軍統制王燮（瓊）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兼淮南宣撫司都統制，仍詔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、御前忠銳將崔增、李捧等並受韓世忠節度。於是世忠始去神武左軍都統制，專爲宣撫使。

41 乙未，宣撫處置司訓練官杜福邀金人于興元南龍潭，降其軍四百。

42 丙申，僞齊將李成以衆二萬攻虢州，陷之。鎮撫司統制官謝梟與之遇，舉刃示敵曰：「此吾赤心也，汝宜視之！」遂剖心而死。權鎮撫使董先率餘兵二千奔襄陽。

43 戊戌，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所遣統領官劉深以兵至鼎州。

時鼎寇楊么，衆益盛，僭號大聖天王，旗幟亦書此字，且用以紀年，又以兵二萬人寇公安縣。彥質言么之勢不減曹成，望朝廷勿輕此賊，乃命彥質督潭、鼎、荆南兵討之。是日，湖北統領官顏孝恭亦以千九百人至鼎州城外。

44 庚子，詔改昭慈獻烈皇太后諡曰昭慈聖獻皇后。

45 詔：「復五帝、日月之祀，其禮視四方帝，祀以四立日，黃帝以季夏之土王日。春秋分朝

日、夕月禮如感生帝。」

46 辛丑，荆南統制官羅廣以所部三百五十人至鼎之城西，而軍食不繼，於是潭將劉深、鄂將顏孝恭，皆引所部去；后二日，廣亦引兵北還，由是不克討。然賊徒屢抗，多被殺，人心頗搖，乃肆僞赦，立鍾相少子子義爲太子，自楊太以下皆臣事之。

47 壬寅，詔：「昭慈聖獻皇后同姓親遷秩二等，異姓一等。」甲辰，封起復鎮潼軍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醴泉觀使孟忠厚爲信安郡王，丙午，封哲宗美人慕容氏、魏氏並爲婕妤，皆用后大祥推恩也。

48 錄故太師文彥博孫緯世等二人並爲迪功郎。

緯世父太僕卿維中，建炎中從帝渡江，至湖州而死，至是用守臣汪藻請而命之。

49 丁未，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，遣統領官張憲、王貴分道擊虔寇彭友、李滿，獲之。飛自至虔州，日破一寨，賊徒震恐。友等先據龍泉，至是乃敗。

50 戊申，武節大夫、明州觀察使、浙西兵馬鈐轄史康民將所部至行在，以康民爲御前忠銳第九將。

51 西南蕃武翼大夫、歸州防禦使、瀘南夷界都大巡檢使阿永，獻馬百有十二匹，瀘州以聞，詔押赴行在。

阿永，乞第子也。元豐間，乞第既效順，願歲進馬以見向化之心，官以銀緡賞之，所得亡慮數倍。其後阿永所中之數，歲增不已，政和末，始立定額。每歲冬至後，蠻以馬來州，遣官視之，自江門寨浮筏而下，蠻官及放馬者九十三人，悉勞饗之，帥臣親與爲禮。諸蠻從而至者幾二千人，皆以筏載白楳、茶、麻、酒、米、鹿、豹皮、雜氈蘭之屬，博易于市，留三日乃去。馬之直雖約二十千，然揆以銀、綵之直，則每匹可九十餘千，自夷酋已下所給馬直及散犒之物，歲用銀帛四千餘匹兩，鹽六十六千餘斤。銀則取於夔之涪州及大寧，物、帛則果、遂、懷安。凡馬之死於漢地者，亦以其直償之。

<sup>52</sup> 辛亥，御前忠銳第七將徐文叛，奔僞齊。

文以所部屯明州城東，朱師閔將至，文覺之，夜以所部泛海舟而遁。未明，至定海縣，忠銳第八將、武德郎趙琦以本軍沿海拒敵，文乃去。沿海制置仇念率諸將追之，不及。

<sup>53</sup> 壬子，起復檢校太傅、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再起復，以光世丁內艱故也。

<sup>54</sup> 五月，乙卯，帝諭大臣曰：「朕省閱天下事，日有常度。每退朝，閱羣臣及四方章奏，稍暇即讀書史，至申時而常程皆畢，乃習射，晚則復覽投匭封事，日日如是也。」

<sup>55</sup> 丙戌，武翼郎、閣門宣贊舍人、權河南鎮撫使翟琮爲利州觀察使。

琮言道路梗澁，緩急無兵救援，請亦隸宣撫處置使張浚，許之，遂詔有司以米二萬石餉

踪軍，且及李橫、牛梟、彭玘會兵牽制。時朝廷方嘉橫敢勇向前，命橫等直至京城，或徑往長安，與撫司夾擊。

江西安撫大使趙鼎奏：「襄陽居江、淮上流，乃川、陝襟喉之地，以橫鎮撫，誠爲得策。今聞橫、梟共起兵往東京，又聞僞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，恐緣此紛擾不定，橫烏合之衆，將不能禦，則決失襄陽、川、陝路絕，江、湖震動，其害可勝言哉！近有自襄陽來者，言橫正緣乏食兼無衣，則其出兵固非得已。望詔有司時有資給，使橫衣食足，則不假他圖，然後責其守疆待敵，不得因小利出兵，則可久之計矣。」帝覽鼎奏，始憂之。于是蜀口金騎已退，而董先、牛梟皆失守南奔，行在未知也。

56 丁巳，遣樞密院計議官任直清往襄陽、商、虢、河南撫諭，仍賜河南鎮撫司黃金百兩，爲祭告諸陵之費。

57 己未，權河南鎮撫使翟踪、權陝統經略使董先言：「今歲臣等首同李橫東擊僞齊，京城震恐，復以無援，引兵而歸，思之痛迫。臣等所管之地，東至鄭州，西至京北，南涉僞境，北臨大河，亦得兩國虛實。但西南去宣撫司三千餘里，東南去行在四千餘里，外無應援，內乏糧儲，勢力孤絕。望選委重臣，于行朝宣撫司之中屯駐一司，以爲聲援。」詔報已令韓世忠充宣撫使，領大軍屯淮南。

58 辛酉，詔築第百間以居南班宗室，仍以睦親宅爲名。

59 故朝請大夫歐陽棐贈直祕閣，以元祐黨人故也。

60 錄故樞密副使包拯曾孫嗣直爲迪功郎。

61（丁卯），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以大軍至桐廬縣，而魔賊繆羅與其徒八人已就招。詔沂中招捕餘黨，宣諭官胡蒙，請榜諭其徒，能自首者免罪。既而沂中捕斬其徒九十有六人，詔沂中以舊官領保信軍承宣使。

亂之始作也，鳳林巡檢保義郎章甫，淳安尉，右迪功郎曹作肅，指使保義郎徐詹，皆爲所害；後各官其家一人。

62 乙亥，天申節，韓世忠進生鹿，帝不欲卻，諭輔臣，將放之山林以適物性。

63 樞密院言：「已遣使詣大金議和，恐沿邊守將輒發人馬侵犯齊界，理宜約束。」詔：「出榜沿邊曉諭，如敢違犯，令宣撫司依法施行。」

64 丙子，金房鎮撫使王彥遣兵復金州。

初，金兵既還，彥遣本司統制官武節郎許青，以所部千三百人出漢陰縣，京西南路安撫使周貴迎戰，青引兵橫擊，大敗之，貴僅以身免，遂復金州。又敗金兵于洵陽，乃棄均、房去。時軍食益艱，張浚乃以彥兼宣撫司參議，駐兵達州，而留統制官武功大夫格禧以兵三



千守金、房。

<sup>65</sup>庚辰，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言：「岳、鄂爲沿江上流，控扼要害。鄂州雖有帥臣及軍萬餘，其間大半皆烏合之衆，以至器械未備，萬一有警，難以枝梧。欲候虔賊既平，令岳飛以全軍往岳、鄂屯駐，不惟江西藉其聲援，可保無虞，而湖南、二廣亦獲安妥。」詔俟飛平江西、湖廣賊畢聽旨。時朝廷聞李橫失利，乃詔橫等屯駐，非奉朝旨，毋得進兵。

<sup>66</sup>辛巳，罷宣撫司便宜黜陟。

初，張浚既受黜陟之命，事重者敕行之。參知政事席益、簽書樞密院徐俯大不平，指以爲僭。及是浚還行在而王似等代之，故有是旨。

<sup>67</sup>故承議郎胡端修，贈直祕閣，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。

<sup>68</sup>六月，甲申朔，榮州防禦使、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除名，廣川編管。

初，師古以所部屯揚州，淮南宣撫使韓世忠令移屯泗上，師古稱疾不出，世忠怒，劾之。詔統領官高舉將其軍還行在。

<sup>69</sup>丙戌，復置六部架閣庫。

自崇寧間何執中爲吏部，始建議置吏部架閣官。其後諸曹皆置，凡成案留部二年，然後畀而藏之，又八年，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。